



□孙葆元

扇子是用具，也是道具。现在是空调时代，炎炎夏日，人们都往空调房里钻，扇子就被冷落了。可是某些场合仍有人手执折扇，即使在有空调的室内也把一柄折扇放在桌上，并不使用，此时这柄折扇就代表了一种文化习惯，已经不是用具，而是道具。中华文化讲“意”，往往用一个符号表达“意”的境界，这个符号有时是季节轮替，有时是一个物件，扇子就是这样一个蕴含深意的物件。

空调进入居家生活之前，扇子是家家度夏的必备品。有家庭备着数柄，除家人自用，来客也用，一是扇风，二是驱蚊。市井便有童谣：扇子有风，拿在手中，有人来借，等到秋冬。在济南的家庭生活中，物资短缺时有人家借米借面，甚至借酱油借盐，从没见过借扇的。这就不是从物品方面考量了，而是文化与风俗使然。

首先，“扇”与“善”谐音，扇者善也。善生自心，岂可借渡？中华文化以善良塑造人的品格，与人为善、独善其身、乐善好施、上善若水等等不一而足，执扇自证，品格可以修炼却不是借来的。人有穷富，扇无新旧，人的“善”意却不可随风飘逝。唐朝人唐怡写过一首《咏破扇》诗，道：“轮如明月尽，罗似薄云穿。无由重掩笑，分在秋风前。”显然这是一位女性，用一把柄状如明月的罗扇掩在嘴上笑，可是那柄扇子已经被损坏，绫罗的扇面也破了，还没有起秋风就不能用了，不知是说扇还是说扇的主人？无论是谁，都留下无穷的善意。秋风起时，扇子收了，来年初夏再找出复用，而破扇就只有一弃之命。唐怡是在以扇喻人。

扇子固然不可与借，但是可以作为礼物赠友。过去的读书人喜欢扇子，往往把它作为贴身之物，或拢于袖中，更多的是执扇而行。所以，向挚友赠送一把折扇，扇上若有题句赠言，更是情谊的表达。赠扇是施于人，借扇是求于人，两者大相径庭。明朝人张位就为我们留下一首《赠扇》诗：“冠剑联鸂鶒，天风满建章。宪光临白羽，节序届朱阳。捧给罗中使，新裁总上方。传宣天语近，披拂舜熏长。不向三秋至，终令什袭藏。愿言清惠薄，尽使热中凉。”这首诗是连同扇子一起赠给朝中同僚罗中使的，这是一柄新制的扇子，而制扇谓之“裁”，白居易在《白羽扇》中曾说“素是自然色，圆因裁制功”。张位的这首《赠扇》诗写的是，当年扇子在汉朝盛行，扇出的风充满建章宫。今天节序又临炎夏朱阳，请你用这柄羽扇取风，那风便如天语，便如舜之熏风，给你带来酷热

方面的善意。在酷热的阳光下，人们突然发现这柄高高举起

的“扇”能遮挡阳光，于是它就有了遮阳的功能。崔豹继续记录：“秦、汉公卿士大夫，皆得用之。魏、晋非乘舆不得用。”扇普及开来，在秦、汉两代，士大夫和公卿贵戚都用树扇的形式表示自己的存在。到了魏、晋才对树扇做出限制，除了皇帝的乘舆，其他人一概不能使用，那高高举起的扇子就成了皇权的象征。于是我们在图画中看到，无论殿内官外、刮风下雨，凡帝王出行，都有两个人举着扇子，那是权威，扇子摇身变成了礼仪扇。

礼仪除了是形式，更是思想上的规则。形式永远替代不了用途，扇子又回归到它的使用功能。回归的扇子柄短了，方便实用，也区别于礼仪的形式，却成了文化人风雅的标示。曾经文化人多用折扇，除了携带、把玩，还寓意“能折能展”的人生理念。人手一扇，风情万种，扇子就兼备了实用和人生道具的功能。白居易很看重这一点，题诗说：“飒如松起籁，飘似鹤翻空。盛夏不销雪，终年无尽风。引秋生手里，藏月入怀中。麈尾斑非疋，蒲葵陋不同。何人称相对，清瘦白须翁。”他在讲用扇子的人。具体地说，扇子的种类决定了执扇人的社会地位。折扇决定了文人雅士的身份，团扇，罗扇就决定了淑女的品格，那么蒲葵之扇只能是市井引浆贩履之人的爱物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蒲葵扇子只有实用的功能，无荫之地遮阳，无风之处扇风，甚至可以当坐垫隔凉。把尊贵的扇子垫到屁股底下，实在没把那礼仪当回事。扇子的文化回到最质朴的原点，这是扇子的去礼仪化。市井中的蒲葵之扇延续了千年，我就见过很多这样的白须翁，执一柄蒲扇，穿一领直衫，汗水把直衫的后背浸湿，于是把蒲扇伸进衫中，扇柄插在裤腰上，那衣衫被扇骨支撑，就成了穿在身上的帐篷。

中华文化从铸造那天起就讲风气，倡正风，抑邪风。扇子是取风的工具，又是仪表的配饰，它扇出的风就应该是清风徐徐，正风坦荡，总之是人间高风，扇子就被赋予清正、高洁、吉祥的善意，同时也象征驱逐歪风邪气的法器，以扇赠人的含义就深化了。据历史记载，扇子就是唐朝的国礼，以此物彰显大国的威仪与正气，为友邦赠送吉祥。千年过去，有两位摇着扇子的人长久驻留在民间传说中，一位是诸葛亮，手里摇着一柄鹅毛扇，那把扇子摇出的是智慧；另一位是济颠和尚，手里永远摇着一把破蒲扇，摇出了民间的狡黠，狡黠更多的时候是民间的智慧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老宅的芭蕉

□萧萧

炎夏，蕉下有阴，乃为幸事。“蕉者，草类也。叶青色最长，首尾稍尖，菊不落花，蕉不落叶。一叶生，一叶蕉，故谓之芭蕉。”窗下、庭中，有三五株芭蕉，便有了一夏清凉。它们肆意舒展着阔大的叶片，浓墨重彩地绿着，为我们遮天蔽日。明人唐伯虎有题画诗云：“大叶偏鸣雨，芳心又展风。爱他新绿好，上我小庭中。”

蕉阴满庭，绿生满眼，风至则飒然有声。蕉之声有清气。一生信佛亦爱茶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金农，晚年画过一幅卢仝煮茶图，名曰《玉川先生煎茶图》，在题款中坦言“宋人摹本也”，然而金农虽摹宋人之本，却独出新意，匠心独运，既让“玉川先生”卢仝安坐于一片泉井边的芭蕉林下，又给他一把用以扇火的芭蕉扇。图中的玉川先生纱帽笼头，颌下蓄长髯，双目微睜，身着布衣，候火定汤。不远处一老婢在汲水，老婢用的汲水杓子手柄很长，一杓上来没有多少水，但她和主人都不急不躁，乐享其中，眉宇间透着一股古人慢喝茶的仪式感。整个画面构图简练，格调高古，湖石点缀着硕大的芭蕉，那是卢仝“恃才能深藏而不市”（韩愈语）的超逸襟怀，也是金农对隐逸生活的向



往，“香茆盖屋，蕉阴满庭，先生隐几而卧。不梦长安公卿，而梦浮萍池上之客，殆将赋《秋水》一篇和乎。世间同梦，惟有蒙庄。”

雨打芭蕉的声音最动听。其始，雨润蕉叶淅淅沥沥，娉娉而至，空灵而唯美，似江南女子的吴侬软语；渐而声密，噼啪作响，雨点旋即在蕉叶上飞舞，似书法之狂草，非一气呵成不可；终而音长，恰如雨之将收，夜深沉而声愈洪也。雨夜，最宜窗前听蕉声，闭着眼睛听，听李清照的“窗前谁种芭蕉树？阴满中庭。阴满中庭，叶叶心心，舒卷有余情”，也听杨万里的“芭蕉得雨便欣然，终夜作声清更妍”。因为芭蕉，夜雨也多了几分浪漫。沈周的《听蕉记》写得画意十足：“蕉，静也；雨，动也，动静戛摩而成声，声与耳又能相入也……如僧讽堂，如渔鸣榔，如珠倾，如马骧，得而象之，又属听者之妙也。”经典名曲《蕉窗夜雨》，忽而沙沙做声，忽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亦是深谙蕉之美。

芭蕉，其声潇潇，其形潇潇，洋洋洒洒，可入诗入画，《群芳谱》中说“为窗左右，不可无此君”。幼年，我家老宅窗前置有芭蕉。春末，母亲将芭蕉种下以后，无需精心照料，很快就能绿成一片，宽大的叶子遮蔽毒辣的太阳绰绰有余。一场大雨过后，又能“拔”出几张卷在一起的新叶。常有鸟儿不约而至，停留于芭蕉叶上浅吟低唱，生动美好

如一幅水墨画。我与那几株芭蕉靠得很近，只隔了一扇木格窗，窗户打开时，连心情都尽染绿意。最喜蕉下乘凉，一张竹席、一条长凳。竹席上，我和哥哥看着小人书，母亲坐在长凳上飞梭走线织着花边，家里的收音机里不时传来吕剧《借年》的唱腔“大雪飘飘年除夕，奉母命到俺岳父家里借年去……”我和哥哥嫌吵，常常用手指互相堵着耳朵。一番玩闹下来，便有了倦意，很快就能在竹席上睡着。蕉叶如盖，我们在竹席上总是睡得很香甜，常常睡至傍晚，鼻息处飘来香喷喷的饭菜香，才迟迟起身。成年后，看到书上说这叫“蕉下眠”，不禁莞尔。

就像月有阴晴圆缺，蕉下也并不尽是清凉美意。有一年夏天，受海岛台风影响，风狂雨骤一整晚，老宅屋顶的青瓦片被掀起了数十片，雨水沿着瓦缝渗漏到了屋内。窗前一向阔大挺拔的芭蕉也跟着东倒西歪，原本圆润碧绿的芭蕉叶破枝残，令人不忍直视。我躲在窗下一角，当即吓得哭出了声。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没有哭，他咬着嘴唇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其时，父亲在离家三四十里的县城上班，鞭长莫及，自强的母亲毫不犹豫地自己动起了手。她先是跟邻家大伯借来了瓦刀，找了几片完整的旧瓦，端着和好的青灰，燕子般轻盈地上了房

顶，一下一下用瓦刀重新加固老宅的青瓦片。然后把窗前的芭蕉一一扶起，用草绳围拢好，剪去破损严重的老叶，让芭蕉恢复了些许元气。忙完这些后，母亲在自家院里打了一盆清凉的井水，狠狠地洗了几把脸。她的脸光洁饱满，满满的都是笑意。在她的笑意里，我和哥哥看到了温暖和光明，没有了恐惧。也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兄妹俩开始知道，风大雨大都不必怕，因为有母亲在我们身后，她就是我们的屋顶，就是为我们撑起一世阴凉的芭蕉。

二十一岁时，我放弃政府机关里的秘书工作，选择一个人漂泊异乡。每每受挫，都会深刻而孤独地想起老宅的几株芭蕉，它们并不比世上的其他芭蕉好看，但是母亲把它植在了我的心间。困顿时，它们在梦里像母亲一样叮咛我：人生有风也有雨，挺不过去了就回家，妈在等你。凭借这份爱的守望，我在自己栖身的城市里像芭蕉一样扎下了根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已不再青春年少，母亲已行至人生暮年。此刻，望向窗外，芭蕉依然华盖亭亭，遮阴也遮雨。中国人有“芭蕉林里自观身”的说法，看着芭蕉，如同看短暂而脆弱的人生。余生不长，我愿做母亲的芭蕉，将她人生的风雨都挡了去。